

空隙，他要偃著他們的熱血，把情感老實地釋放出來。而《求醫》，作者借助曼殊斐兒再一次直視個人心中的迷惑與害怕，並渴想個人能跑到平靜的心境與生活的調和之中。作為當時著名的作家，徐志摩能如此真率地述說個人在寫作上的障礙，並思考如何提升與超前，在當時可說是獨特與罕見的。沈從文說：“徐志摩的作品給我們的感覺是‘動’，文字的動、情感的動，活潑而輕盈，如一盤圓臺珠子，在陽光下轉個不停，色彩交錯，變幻眩目。”情感流動，轉個不停，就是徐志摩的散文特色。



印度洋上的秋思

昨夜中秋。黃昏時西天掛下一大簾的雲母屏，掩住了落日的光潮，將海天一體化成暗藍色，寂靜得如黑衣尼在聖座前默禱。過了一刻，即聽得船梢布篷上悉悉索索啜泣起來，低壓的雲夾著迷濛的雨色，將海線逼得像湖一般窄，沿邊的黑影，也辨認不出是山是雲，但涕淚的痕跡，卻滿佈在空中水上。

又是一番秋意！那雨聲在急驟之中，有零落蕭疏的況味，連著陰沉的氣氳，只是在我靈魂的耳畔私語道：“秋！”我原來無歡的心境，抵禦不住那樣溫婉的浸潤，也就開放了春夏間所積受的秋思，和此時外來的怨艾構合，產出一個弱的嬰兒——“愁”。

天色早已沉黑，雨也已休止。但方才啜泣的雲，還疏鬆地幕在天空，只露著些慘白的微光，預告明月已經裝束齊整，專等開幕。同時船煙正在莽莽蒼蒼地吞吐，築成一座鱗鱗的長橋，直聯及西大盡處，和船輪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，上下對照，留

戀西來的蹤跡。

北天雲幕豁處，一顆鮮翠的明星，喜孜孜地先來問探消息，像新嫁媳的侍婢，也穿扮得遍體光艷，但新娘依然姍姍未出。

我小的時候，每於中秋夜，默坐在樓窗外等看“月華”。若然天上有雲霧繚繞，我就替“亮晶晶的月亮”擔憂。若然見了魚鱗似的雲彩，我的小心就欣欣怡悅，默禱著月兒快些開花，因為我常聽人說只要有“瓦楞”雲，就有月華；但在月光放彩以前，我母親早已逼我去上床，所以月華只是我腦筋裏一個不曾實現的想像，直到如今。

現在天上砌滿了瓦楞雲彩，霎時間引起了我早年許多有趣的記憶——但我的純潔的童心，如今那裏去了！

月光有一種神秘的引力。她能使海波咆哮，她能使悲緒生潮。月下的喟息可以結聚成山，月下的情淚可以培疇百畝的畹蘭，千莖的紫琳叵。我疑悲哀是人類先天的遺傳，否則，何以我們兒年不知悲感的時期，有時對著一瀉的清輝，也往往淒心滴淚呢？

但我今夜卻不曾流淚。不是無淚可滴，也不是



文明教育將我最純潔的本能鋤淨，卻為是感覺了神聖的悲哀，將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動，想學契古特白登來解剖這神秘的“眸冷骨爨”。冷的智永遠是熱的情的死仇。他們不能相容的。

但在這樣浪漫的月夜，要來練習冷酷的分析，似乎不近人情！所以我的心機一轉，重複將鋒快的智刃劇起，讓沉醉的情淚自然流轉，聽他產生什麼音樂；讓纏綿的詩魂漫自低回，看他尋出什麼夢境。

明月正在雲岩中間，周圍有一圈黃色的彩暈，一陣陣的輕靄，在她面前扯過。海上幾百道起伏的銀溝，一齊在微叱淒其的音節，此外不受清輝的波域，在暗中憤憤漲落，不知是怨是慕。

我一面將自己一部分的情感，看入自然界的現象，一面拿著紙筆，癡望著月彩，想從她明潔的輝光裏，看出今夜地面上秋思的痕跡，希冀他們在我心裏，凝成高潔情緒的菁華。因為她光明的捷足，今夜遍走天涯，人間的恩怨那一件不經過她的慧眼呢？

印度的 Ganges（埤奇）河邊有一座小村落，村外一個榕絨密繡的湖邊，生著一對情醉的男女，他們中間草地上放著一尊古銅香爐，燒著上品的水

息，那溫柔婉戀的煙篆，沉馥香濃的熱氣，便是他們愛感的象徵——月光從雲端裏輕俯下來，在那女子胸前的珠串上，水息的煙尾上，印下一個慈吻，微哂，重複登上她的雲艇，上前駛去。

一家別院的樓上，窗簾不曾放下，幾枝肥滿的桐葉正在玻璃上搖曳逗趣，月光窺見了窗內一張小蚊床上紫紗帳裏，安眠著一個安琪兒似的小孩，她輕輕挨進身去，在他溫軟的眼睫上，嫩桃似的腮上，撫摩了一會。又將她銀色的纖指，理齊了他臍圓的額髮，靄然微哂著，又回她的雲海去了。

一個失望的詩人，坐在河邊一塊石頭上，滿面寫著幽鬱的神情，他愛人的倩影，在他胸中像河水似的流動，他又不能在失望的渣滓裏榨出些微的甘液，他張開兩手，仰著頭，讓大慈大悲的月光，那時正在過路，洗沐他淚腺濕腫的眼眶，他似乎感覺到清心的安慰，立即摸出一管筆，在白衣襟上寫道：

月光，

你是失望兒的乳娘！



面海一座柴房的窗櫺裏，望得見屋裏的內容：一張小桌上放著半塊麵包和幾條冷肉，晚餐的剩餘。窗前几上開著一本家用的聖經，爐架上兩座點著的燭台，不住地在流淚，旁邊坐著一個皺面扶腰的老婦人，兩眼半閉地落在伏在她膝上悲泣的一個少婦，她的長裙散在地板上像一隻大花蝶。老婦人掉頭向窗外望，只見遠遠海濤起伏，和慈祥的月光在擁抱密吻，她嘆了聲氣向著斜照在《聖經》上的月彩囁道：

“真絕望了！真絕望了！”

她獨自在她精雅的書室裏，把燈火一齊熄了，倚在窗口一架藤椅上，月光從東牆肩上斜瀉下去，籠住她的全身，在花磚上幻出一個窈窕的倩影，她兩根乖辯的髮梢，她微澹的媚唇，和庭前幾莖高峙的玉蘭花，都在靜秘的月色中微顫，她和她的呼吸，吐出一股幽香，不但鄰近的花草，連月兒聞了，也禁不住迷醉，她腮邊天然的妙渦，已有好幾日不圓滿：她瘦損了。但她在想什麼呢？月光，你能否將我的夢魂帶去，放在離她三五尺的玉蘭花枝上。

威爾斯西境一座礦床附近，有三個工人，口銜著笨重的煙斗，在月光中間坐。他們所能想到的話都已講完，但這異樣的月彩，在他們對面的松林，左首的溪水上，平添了不可言語比說的嫵媚，惟有他們工餘倦極的眼珠不闔，彼此不約而同今晚較往常多抽了兩斗的煙，但他們礦火薰黑，煤塊擦黑的面容，表示他們心靈的薄弱，在享樂煙斗以外：雖然秋月溪聲的戟刺，也不能有精美情緒之反感。等月影移西一些，他們默默地撲出了一斗灰，起身進屋，各自登床睡去。月光從屋背飄眼望進去，只見他們都已睡熟；他們即使有夢，也無非礦內礦外的景色！

月光渡過了愛爾蘭海峽，爬上海爾佛林的高峰，正對著靜默的紅潭。潭水凝定得像一大塊冰，鐵青色。四圍斜坦的小峰，全都滿鋪著蟹青和蛋白色的岩片碎石，一株矮樹都沒有。沿潭間有些叢草，那全體形勢，正像一大青碗，現在滿盛了清潔的月輝，靜極了，草裏不聞蟲吟，水裏不聞魚躍；只有石縫裏潛澗瀝淅之聲，斷續地作響，彷彿一座大教堂裏點著一星小火，益發對照出靜穆寧寂的境界，月兒在鐵色的潭面上，倦倚了半晌，重複扱起



她的銀瀉，過山去了。

昨天船離了新加坡以後，方向從正東改為東北，所以前幾天的船梢正對落日，此後“晚霞的工廠”漸漸移到我們船向的左手來了。

昨夜吃過晚飯上甲板的時候，船右一海銀波，在犀利之中涵有幽秘的彩色，淒清的表情，引起了我的凝視。那放銀光的圓球正掛在你頭上，如其起靠著船頭仰望。她今夜並不十分鮮艷；她精圓的芳容上似乎輕籠著一層藕灰色的薄紗；輕漾著一種悲喟的音調；輕染著幾痕淚化的霧靄。她並不十分鮮艷，然而她素潔溫柔的光線中，猶之少女淺藍妙眼的斜睨；猶之春陽融解在山顛白雲反映的嫩色，含有不可解的迷力，媚態，世間凡具有感覺性的人，只要承沐著她的清輝，就發生也是不可理解的反應，引起隱複的內心境界的緊張，——像琴絃一樣，——人生最微妙的情緒，戟震生命所蘊藏高潔名貴創現的衝動。有時在心裏狀態之前，或於同時，撼動軀體的組織，使感覺血液中突起冰流之冰流，嗅神經難禁之酸辛，內臟洶湧之跳動，淚腺之驟熱與潤濕。那就是秋月興起的秋思——愁。

昨晚的月色就是秋思的泉源，豈止，真是悲

哀幽騷悱怨沉鬱的象徵，是季候運轉的偉劇中最神秘亦最自然的一幕，詩藝界最淒涼亦最微妙的一個消息。

今夜月明人望，不知秋思在誰家。中國字形具有一種獨一的嫵媚，有幾個字的結構，我看來純是藝術家的匠心：這也是我們國粹之尤粹者之一。譬如“秋”字，已經是一個極美的字形；“愁”字更是文字史上有數的傑作：有石開湖暈，風掃松針的妙處，這一群點畫的配置，簡直經過柯羅的書篆，米乞朗基羅的雕圭 Chopin 的神感；像——用一個科學的比喻——原子的結構，將旋轉宇宙的大力收縮成一個無形無縱的電核；這十三筆造成的象徵，似乎是宇宙和人生悲慘的現象和經驗，吁喟和涕淚，所凝成最純粹精密的結晶，充滿了催迷的秘力。你若然有高蒂閒（Gautier）異超的知感性，定然可以夢到愁，字變形為秋霞黯綠色的通明寶玉，若用銀槌輕擊之，當吐銀色的幽咽電蛇似騰入雲天。

我並不是為尋秋意而看月，更不是為覓新愁而訪秋月；蓄意沉浸於悲哀的生活，是丹德所不許的。我蓋見月而感秋色，因秋窗而拈新愁：人是一簇脆弱而富於反射性的神經！



我重複回到現實的景色，輕裹在雲錦之中的秋月，像一個遍體蒙紗的女郎，他那團圓清朗的外貌像新娘，但同時他幕絃的顏色，那是藕灰，他腳踏的行踵，掩泣的痕跡，又使人疑是送喪的麗姝。所以我曾說：

秋月呀！

我不盼望你團圓。

這是秋月的詩色，不論他是懸在落日殘照邊的新簾，與“黃昏曉”競艷的眉鈎，中宵斗沒西陲的金碗，星雲參差間的銀床，以至一輪腴滿的中秋，不論盈昃高下，總在原來澄爽明秋之中，遍灑著一種我只能巨稱之為“悲哀的輕靄”，和“傳愁的以太”，即使你原來無愁，見此也禁不得沾染那“灰色的音調”，漸漸興感起來！

秋月呀！

誰禁得起銀指尖兒

浪漫地搔爬呵！

不信但看那一海的輕濤，可不是禁不

住他玉指的撫摩，在那裏低徊飲泣呢！就是那

無聊的熏煙，
秋月的美滿，
熏暖了飄心冷眼，
也清冷地穿上了輕縞的衣裳，
來參與這
美滿的婚姻和喪禮。

志摩

十月六日



泰山日出

振鐸來信要我在《小說月報》的泰戈爾號上說幾句話。我也曾答應了，但這一時遊濟南遊泰山遊孔陵，太樂了，一時竟拉不攏心思來做整篇的文字，一直捱到現在期限快到，只得勉強坐下來，把我想得到的話不整齊的寫出。

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。在航過海的人，看太陽從地平線下爬上來，本不是奇事；而且我個人是曾飽飫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。但在高山頂上看日出，尤其在泰山頂上，我們無饜的好奇心，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的。果然，我們初起時，天還暗沉沉的，西方是一片鐵青，東方些微有些白意，宇宙只是——如用舊詞形容——一體莽莽蒼蒼的。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，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。等到留心回覽時，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——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。原來昨夜整夜

暴風的工程，卻砌成一座普遍的雲海。除了日觀峰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，東西南北只是平鋪著瀟灑的雲氣，在朝旭未露前，宛似無量數厚毛長絨的綿羊，交頸接背的眠著，捲耳與彎角都依稀辨認得出。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，我獨自站在霧靄溟濛的小島上，發生了奇異的幻想——

我軀體無限的長大，腳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，只是一塊拳石；這巨人披著散髮，長髮在風裏像一面墨色的大旗，颯颯的在飄蕩。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，仰面向著東方，平拓著一雙長臂，在盼望，在迎接，在催促，在默默的叫喚；在崇拜，在祈禱，在流淚——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悲喜交互的熱淚……

這淚不是空流的，這默禱不是不生顯應的。

巨人的手，指向著東方——

東方有的，在展露的，是什麼？

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，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——出現了，到了，在這裏了……

玫瑰汁、葡萄漿、紫劑液、瑪瑙精、霜楓葉——大量的染工，在層疊的雲底工作；無數蜿蜒

的魚龍，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。

一方的異彩，揭去了滿天的睡意，喚醒了四隅的明霞——光明的神駒，在熱奮地馳騁……

雲海也活了；眠熟了獸形的濤淵，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，昂頭搖尾的向著我們朝露染青鰻形的小島沖洗，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，震蕩著這生命的浮礁，似在報告光明與歡欣之臨在……

再看東方——海句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，雀屏似的金霞，從無垠的肩上產生，展在大地的邊沿。……起……用力，用力。純焰的圓顛，一探再探的躍出了地平，翻登了雲背，臨照在天空……

歌唱呀，讚美呀，這是東方之復活，這是光明的勝利……

散發禱祝的巨人，他的身彩橫亘在無邊的雲海上，已經漸漸的消翳在普遍的歡欣裏；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；也已在霞彩變幻中，普徹了四方八隅……



聽呀，這普徹的歡聲；看呀，這普照的光明！

這是我此時回憶泰山日出時的幻想，亦是我想
望泰戈爾來華的頌詞。

我所知道的康橋

(一)



我這一生的周折，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。不論別的，單說求學。我到英國是為要從羅素。羅素來中國時，我已經在美國。他那不確的死耗傳到的時候，我真的出眼淚不夠，還做悼詩來了。他沒有死，我自然高興。我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，買船票過大西洋，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唸一點書去。誰知一到英國才知道事情變樣了：一為他在戰時主張和平，二為他離婚，羅素叫康橋給除名了，他原來是 Trinity College 的 fellow，一來他的 fellowship 也給取消了。他回英國後就在倫敦住下，夫妻兩人賣文章過日子。因此我也不曾遂我從學的始願。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，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，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。狄更生——G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 是一個